

北京大学学报创刊五十周年论文选粹

學 術 的 風 采

人文科学卷

程郁缀 龙协涛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大学学报创刊五十周年论文选粹

學
漸
的
風
采

程郁綴 龙协涛 主编

人文科学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术的风采/程郁缀,龙协涛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7
ISBN 7-301-09322-5

I. 学… II. ①程…②龙… III. 人文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0411 号

书 名: 学术的风采——北京大学学报创刊五十周年论文选粹(人文科学卷)

著作责任者: 程郁缀 龙协涛 主编

责任编辑: 张雅秋 艾 英

标准书号: ISBN 7-301-09322-5/C·035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三河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37.25 印张 650 千字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前言

程郁缀 龙协涛

《北京大学学报》创刊于一九五五年阳光明媚的春天,到今年金秋时节,正好走过了五十年风雨历程。半个世纪以来,一代一代的北大学者在蔡元培老校长“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教诲下,在这块神圣的学术园地里默默耕耘,结出了累累硕果,留下了篇篇华章!为庆祝五十周年刊庆,我们从中精选出一部分论文,悉存原貌,按发表的时间先后为序,分“人文科学卷”和“社会科学卷”结集出版,书名定为《学术的风采》。

这是一本不同寻常的学术论文集!奉献在读者面前的,是北大学者们用心血写成的学术代表作,每一篇都堪称是精金美玉;它真实地反映了北京大学这所百年名校五十年的学术沧桑,集本刊半个世纪学术精粹之大成;篇章句读间,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学术的尊严和学术的风采。

所谓学术的风采,首先体现在学术对民族的责任心和历史的使命感上。学术文化是民族的智慧,是民族的根基,是民族的精神之所系。北京大学是我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创建至今,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解放、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北大学者不但传道授业解惑,而且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做经世济时、裨益民生的大学问,写心存社稷、关乎兴衰的大文章。本刊同北大历史上的学术名刊——蔡元培先生创办的《北京大学月刊》、胡适先生创办的《国学季刊》,在学术精神和学术传统上是一脉相承的。

所谓学术的风采,亦体现在学术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和捍卫真理的无私无畏上。学术研究的过程,其实就是上下求索、不懈追寻真理的过程。北大学者在基础理论方面潜心钻研,所撰写的富有原创性的论文,很多成为现当代学术史上该研究领域的里程碑,一直被学术界奉为圭臬。岁月的风尘遮掩不住真理的光芒,不少论文不仅在当时、即或在时下,亦仍具有深广的现实意义。如果说探索真理是艰苦的、需要毅力的话,那么坚持和捍卫真理,

则更需要无私的襟怀和无畏的勇气——老校长马寅初坚持自己关于人口论的研究成果不动摇,便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所谓学术的风采,还体现在学术的气象和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的风范上。袁行霈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曾说过这样的话:“作诗讲究气象,诗之气象如山峦之有云烟,江海之有波涛,夺魂摄魄每在于此。做学问也要讲究气象,学问的气象如释迦之说法,霁月之在天,庄严恢宏,清远雅正,不强服人而人自服,无庸标榜而下自成蹊。”“北大的学术应当具有宏伟的气象,北大的学者应当具备大家的风范,北大许多前辈学者之所以具有魅力,就在于他们气象非凡风范无边。”从卷首的目录上,我们看到了一长串为学术界所熟知的名字,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学术阵容。其中一些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学术大师,严楔其学、星斗其文,苍柏其性、赤子其人,道德文章一直为学术界、教育界所景仰和传颂。另外选入了一些中青年学术骨干的富有生气的论文,其功力和深度表明了北大人文脉相继、薪火相传,学术之青春永葆。知名学者和著名论文之间并不能完全划等号,我们选中某篇论文,首先考虑的是该文确是为学术界公认的有学术价值的论文。人以文名,文以人显,相得益彰,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北大寥廓辽远、星光灿烂的学术天地。

五十年的岁月,在人类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对本刊来说却是十分丰富的一段历史。本刊经历并记录了那不同寻常的风云春秋中的一个难忘印记,留下了惊鸿一瞥、颇有意义的一页页真实影像。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双百”方针得以贯彻,营造了宽松的学术环境和学术氛围,本刊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的好时期。1995年被评为首届全国优秀社科期刊;之后,又连续荣获第一、二、三届全国期刊奖;2003年又入选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在这样的形势下,如何纪念本刊的五十周年呢?我们想起了李大钊先生于1922年北大校庆25周年时发表的感言:“有些学术上的纪念作品,使全国学术界都能得到一点点有价值的纪念赠品,那就是本校的光荣了。”他进而又指出:“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万岁’的欢呼!”(《李大钊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页)这些话意味深长,发人深省。校庆如是,刊庆亦应如是。士志于道,我们编辑部成员与学术界同仁以道相期,本着追求“学术上的建树”的精神主旨,决心拿出有价值的“学术上的纪念作品”。因此,我们决定把五十年来本刊所载学术影响至今流播不息、惠及当代和未来的优秀论文精选出来,汇编成册出版。这件工作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一是精选论

文过程,是一个回顾的过程,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本刊走过的不平凡的道路和学术发展的有意义的轨迹。二是纪念论文集的出版,重温这些熟悉的名字,重新阅读他们的论文,学习他们治学的路径和风貌,可以说是对一贯支持本刊但已经谢世的作者的最好纪念,也是对健在的作者的最诚挚的感谢。

纪念是一种回顾,也是一种展示,但决不是炫耀。荣誉已成为过去,责任将永远伴随我们前行。在回顾和展示中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学报是大学的文化品牌。作为学报工作者,我们要无私献身学术,精心铸造品牌。新的时期新的任务,新的机遇新的挑战,不允许我们有丝毫的骄傲和懈怠。我们决心不断增强责任意识和历史使命感,以改革为动力,以质量求生存,以特色谋发展,在为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奋斗中,努力去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本书的书名冠以《学术的风采》,含有我们一点特殊的用意。在1988年纪念北京大学90周年校庆时,北大人编辑出版过一本题为《精神的魅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的书,老中青三代北大人用饱蘸感情的笔触和散文诗般的优美文笔,抒发了北大学者和学子们的精神风貌和心路历程,一版再版,广为流传。现在这本集中反映北大学者学术成果的书,我们想到应该取一个与之相呼应的书名,以便引发读者的联想,构成介绍北大精神和风采的精彩系列书。

《精神的魅力》和《学术的风采》,从不同的角度向世人提供了中国最高学府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学术追求和事业追求、人生追求,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采才华、聪明睿智和胸襟操守、冰雪人格。这两卷书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走进北大人的精神家园,读解北大人的学术风采,品味北大人的多彩世界。作为求学于斯供职于斯的北大人,这是我们的由衷的愿望。

祝愿北大人的精神的魅力永远馥郁芬芳!祝愿北大人的学术的风采永远绚丽多姿!

2005年春风中于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目 录

前言	程郁缀 龙协涛(1)
关于汉语有无词类的问题	王 力(1)
论贾宝玉典型形象	吴组缃(26)
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	李赋宁(62)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季羨林(80)
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范文澜(88)
基督教与西方文化	
——一种重新估价的尝试	朱光潜(99)
盛唐气象	林 庚(119)
再论关汉卿	
——关汉卿与西厢记问题	杨 晦(136)
唐代某些知识分子隐逸求仙的政治目的	
——兼论李白的政治理想和从政途径	陈贻焮(172)
王弼“贵无”的唯心主义本体论	任继愈(188)
董仲舒哲学的性质及其社会作用	冯友兰(203)
中国佛教宗派问题补论	汤用彤(214)
战国货币考(十二篇)	裘锡圭(238)
碎叶城今地考	张广达(259)
《梨俱吠陀》的祭祖诗和《诗经》的“雅”、“颂”	金克木(277)
《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	
——与日本长广敏雄教授讨论有关	
云冈石窟的某些问题	宿 白(291)
精神哲学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地位	张世英(320)
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	袁行霈(333)
偃师商城即太甲桐宫说	邹 衡(347)

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剖析	张岱年(352)
王夫之的美学体系	叶 朗(363)
金牛山猿人的发现和意义	吕遵谔(385)
论齐梁文人革新晋宋诗风的功绩	葛晓音(390)
现代书面汉语里的虚化动词和名动词	朱德熙(404)
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漫笔	严家炎(414)
略论《诸儒鸣道集》	陈 来(428)
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联系	王 瑶(441)
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	周一良(462)
论东晋门阀政治	田余庆(470)
略论古代印度佛教的部派及大小乘问题	王邦维(491)
朱陈论辩中陈亮王霸义利观的确解	邓广铭(505)
乐师与“儒”之文化起源	阎步克(514)
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黄楠森(532)
“华夷秩序”论	何芳川(543)
“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共存”	汤一介(572)
后记	程郁缀(587)

关于汉语有无词类的问题

王 力

一 问题的提出

关于汉语有无词类的问题,有两种相反的意见。有人认为汉语是没有词类的,也有人认为汉语是有词类的。苏联语言学界对于这一个问题还没有一致的看法。最近一年来,中国语言学界也在这个问题上展开过讨论。现在我想在这里表示自己的一点意见。

在未表示自己的意见以前,我想先把双方的理由叙述一番。这种叙述是必要的,因为必须彻底了解问题焦点所在,然后讨论才有了根据。

先叙述第一种意见,这种意见认为汉语是没有词类的。在苏联,契科巴瓦(Чикобава)教授、库兹涅错夫(Кузнецов)教授等,都认为汉语没有词类。契科巴瓦教授没有明显地说出汉语没有词类,但是他在他的《语言学概论》里说:

试举汉语的“好”字为例,同一的语音合成体,在不同的词组里,是这样被了解的:“好人”是好人;“修好”是做好事、施舍,“旧好”是旧的友谊,“好贵”是很贵;“人好我”是人爱我。

由此看来,“好”字在不同的位置和用不同的声调,可以表示“好的”、“很”、“好事”(施舍)、“友谊”、“爱”的意思,这就是说,时而表现形容词的功能,时而表现副词的功能,时而表现名词、动词的功能,当然,

它在形态上并不是通常所了解的这些词类中的任何一类。^①

既然一个词不属于词类中的任何一类,可见在契科巴瓦教授看来,汉语是没有词类的了。

库兹涅错夫教授也没有明白说出汉语没有词类,但是他在他的《语言的形态学分类》里,先承认有所谓“无形语”,他说“无形语”是“没有词类的”,然后他说:“有些语言是足够地接近无形语的类型,例如汉语就属于这一类”。^②既然无形语没有词类,而汉语又足够地接近无形语,自然也是没有词类的了。

契科巴瓦教授和库兹涅错夫教授之所以认为汉语没有词类,是因为他们不承认汉语有形态。库兹涅错夫教授曾举“茶我不喝”这一个句子为例,说这个句子是按照无形语规范来造的。他也承认汉语里并不是每一个句子都像“茶我不喝”一样,他说有许多词丧失了自己的基本的词汇意义而变成了所谓“虚”词。^③契科巴瓦教授也承认汉语里有一些小品词,这些小品词具有辅助词的功能和构词法中附加成分的功能。^④但是,这些虚词或小品词都不能使他们两位承认汉语有词类。

在中国,高名凯教授主张汉语的词只能分为实词和虚词两类,实词不能再分词类。^⑤他的理论根据和契科巴瓦、库兹涅错夫两位教授的理论根据,基本上是相同的。

其次,我们再叙述另一方面的相反的意见,也就是主张汉语有词类的意见。在苏联,龙果夫(драгунов)教授、鄂山荫(Ощанин)教授、康拉德(Конрад)教授、穆德洛夫(Мудров)同志、伊桑克(Исаенко)同志等(他们都是汉学家),都主张这一说。

龙果夫教授在他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里说:

① 契科巴瓦:《语言学概论》,1952年莫斯科出版,第183页。高名凯先生译本(下册)第172页。高先生没有把契科巴瓦教授解释的话译出,所以我另译。契科巴瓦教授这个例子举得不恰当,因为他把古今词义混为一谈,“人好我”的“好”是古义,“好贵”的“好”是今义。同时,他对汉语也不够了解,“修好”在古代的一般意义应该是两国改善邦交,而不是做好事,更不是施舍(“做好事”有时可当施舍讲,但那是今义,而且不是“修好”)。“好贵”原文是 хао дагвих,这 дагвих 不像汉字的音,姑且译为“贵”字(高先生也译为“贵”字)。

② 库兹涅错夫:《语言的形态学分类》,1954年莫斯科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4页。

③ 同上书,第15页。

④ 契科巴瓦:《语言学概论》,1952年莫斯科出版,第183页。

⑤ 《中国语文》杂志16期,第13—16页。

汉语有没有词类,这是有关整个汉语语法结构的问题,因为各种语言的语法结构的根本差别就表现在这里,在词类上。

在西欧汉学家中,直到现在为止,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这样的一个观点:词类好像永远得是形态地构成的,而汉语里的词一般不是这样构成的,所以汉语没有词类;要是有,那也不是语法的范畴,而是一种别的东西——心理的或功能的范畴。这种观点本身并不是新鲜的:这是同想像中的汉语的原始性,汉语语法范畴的“散漫性”,“不能分析性”,“未分化性”的“古老”理论密切相联的。……

在苏联汉学家里面,在斯大林关于语言学的奠基著作发表以前,对于汉语词类的看法有两个派别。

一派以所谓“语言新学说”的信徒为代表,他们根据马尔院士和他的及门弟子的意见,认为汉语的词汇和语法结构是“原始”的,汉语里没有词类(或是分化很不明确),他们只承认形态地表现出来的词类,其余一切在他们看来都属于所谓概念范畴的系统。……

论述汉语词类的第二个学派……认为词类首先是语法的范畴;这个学派的代表者的划分和区分词类,不但是利用形态上的标志,而且,对于汉语有特别意义的是,利用造句法上的标志。^①

龙果夫教授把自己归入第二派,而把鄂山荫教授归入第一派。但是,斯大林的语言学天才著作发表以后,鄂山荫教授对于汉语词类的看法显然是改变了。《苏联大百科全书》中,《汉语》一条是鄂山荫教授执笔的。他在大百科全书中认为由于中世纪汉语,特别是现代汉语的发展,汉语词尾化了,不但在词义和句法上,而且也在形态上有了各种标志。根据这些标志可以把现代汉语的词分为六类:名词、指数词、形容词、副词、动词、代名词。至于前置词、连词、语气词,则归入小品词。^②

康拉德教授在他的《论汉语》里支持龙果夫重视汉语词类的言论。^③ 伊桑克同志等在他们的《华语课本》里也把汉语里的词分为六类,此外还有辅

① 龙果夫:《现代汉语语法研究》,1952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15—16页、21—22页、25—26页;译文见《中国语文》杂志1955年1月号,8、11、13页。

②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1册,第319页。

③ 康拉德:《论汉语》,见《语言学问题》杂志1952年第3期。译文见《中国语文》1952年11月号,第25—26页。

助词和小品词四类。^① 穆德洛夫同志也主张汉语有词类。^②

除了汉学家之外,苏联语言学家也有认为汉语是有词类的。例如波斯贝洛夫(Поспелов)教授。^③

和高名凯先生相反,中国许多语法学家,如黎锦熙、吕叔湘、曹伯韩、俞敏、王还、文炼、胡附诸先生,都主张汉语有词类。^④

在汉语有无词类这两派意见中,我们必须有所选择。

问题的焦点在于:(一)词类的定义;(二)词义和词类的关系;(三)形态和词类的关系;(四)句法和词类的关系。下面我们将要分别论述这四个问题。

二 词类的定义问题

要判断汉语有没有词类,必须先肯定什么是词类。

按说,如果词类就是词的分类的话,有词就该有词类。从逻辑上讲,一般概念总是可以划分的。奥热柯夫(Ожегов)的《俄语词典》对“词”的解释是:“用来表达个别概念的言语单位”,既然概念可以分类,似乎词也因此可以分类。但是,语法上所谓“词类”不是这个意思;它不应该是逻辑上的分类,而应该是语法上的分类。

那么什么是词类呢?我们先看苏联各家对词类所下的定义。库兹涅错夫教授在他的《俄语历史语法》里说:

词类是词的语法分类,它们由词义上的、句法上的、形态上的特征

① Б. Исаенко, Н. Коротков, И. Советов-ченъ:《华语课本》,第13页。译文见《中国语文》1954年11月号,第29页。

② 穆德洛夫:《汉语是有词类分别的》,《中国语文》1954年六月号,第30—32页。

③ 参看波斯贝洛夫:《斯大林关于语言的语法构造的学说》,见《斯大林著作光辉下的语言学问题》论文集,第114页。

④ 黎锦熙:《词类大系》,《中国语文》1955年5月号。吕叔湘:《关于汉语词类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中国语文》1954年9—10月号。曹伯韩:《对于汉语语法研究的几点意见》,《中国语文》1953年11月号;《汉语的词类分别问题》,1954年10月号。俞敏:《形态变化和语法环境》,《中国语文》1954年10月号。钟授、赵淑华、金德厚、王还:《汉语的词类问题》,《中国语文》1954年8月号。文炼、胡附:《谈词的分类》,《中国语文》1954年2月号;《词的范围、形态、功能》,《中国语文》1954年8月号。其他在《中国语文》发表文章主张汉语有词类的还有颜景常、陈乃凡、陈陵鲁、刘冠群、伯晦、胡明扬、山石、姜远、莫木诸先生(在《中国语文》发表文章赞成高先生的意见的,有刘正埏先生)。

互相区别开来。^①

波斯贝洛夫教授在莫斯科大学出版的《现代俄语》里说：

在俄语里，词类是词在词汇——语法上的分类，它们是从词所表达的意义上，从词所固有的形态标志和语法范畴上，从形态的构成和词的构成的各种类型上，从词组和句子中的造句功能上，划分开来的。^②

布达哥夫(Кудагов)教授在他的《语言学简论》里说：

词类是词的分类或词的集团，词与词之间有语法标志(形态上的和句法上的)的某种一致性联系着它们，词类表达了人和他的周围的现实的关系，某些词和另一些词的关系。^③

语文科学博士沙丕洛(Шапиго)同志在苏联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术会议上发言说：

词类是词的种类，它们是被认为带着词所表达的最概括的词汇——语法的意义的。^④

苏联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编的《俄语语法》虽然没有给“词类”下定义，但是其中有一段话可以当作定义来看：

在俄语里，词分为若干类。这些词类是从它们的基本意义上，从那些与每一词类有关的语法范畴的性质上，从词的构成和形态的构成的类型上，区别开来的。^⑤

我们再来看看，词典里对“词类”是怎样解释的。乌沙阔夫 Ушаков 主编的《俄语词典》把“词类”简单地解释为“词的语法分类”。奥热柯夫的《俄语词典》也是这样说。

从上面诸家对词类所下的定义中，可以归纳出下面的几点来讨论：

1. 词类是词的语法分类。对于这一点，诸家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即使有人反对这一个简单的定义，也只因为它不够全面；但是，所谓词类，基本

① 库兹涅措夫：《俄语历史语法》，1953年莫斯科大学出版，第30页。

② 《现代俄语》，《形态》，1952年莫斯科大学出版，第36页。按此书《词类》一章是由波斯贝洛夫教授执笔的。

③ 布达哥夫：《语言学简论》，1953年苏联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出版，第165页。

④ 《语言学问题》杂志，1955年苏联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出版，第一期，第163页。

⑤ 苏联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俄语语法》卷一，第20页。

上是语法的事情,这一点无论如何不会有人反对的。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单纯地从概念范畴去分别词类是错误的。下文第三节我们将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2. 词类不但带着形态上的标志,而且可以从造句的功能上划分。关于这一点,可以有两种不同的了解。第一种了解是:造句的功能虽然也可以认为是词类划分的标准,但必须结合着形态来看;假定词在形态上并没有任何标志,则单凭造句的功能是不能分别词类的。至少在实词是如此。第二种了解是:在一般不具备某一词类的外部形态的标志的语言里,可以用另外一些标准来划分词类。例如龙果夫教授在谈到汉语词类时提出:(1)一定词类对某一句子成分的不同的担任能力;(2)这一类词跟其他各类的词以及跟某些形式成分的不同的结合能力。^①照我看来,不但第一种能力,连第二种能力也是属于句法范围。下文我们将再回到这一点。

此外还有一种不同的意见,就是认为只有形态足以决定词类,词类和句法没有多大关系。一般语法书把词类放在形态学上讲,已经容易令人有此印象。“语法范畴”这一个术语,有时候就指具有一定语法范畴的词类来说,譬如说动词具有态、体、式、时、人称、数、性等范畴。^②语法范畴和词类,在有语法范畴的语言里差不多变了同义词,令人意识到:起初的确是单纯地从语法范畴去划分词类,换句话说也就是单纯地从形态上划分词类的。抱着这种见解的语言学家必然认为汉语没有词类,因为他们拿“词类是单纯地从形态划分的(指实词)”作为大前提,又拿“汉语是没有形态的”作为小前提,他们的结论不可避免地是“因此,汉语是没有词类的”了。

3. 词类是词在词汇——语法上的分类(也就是语义——语法上的分类),这个说法在苏联非常普遍;上面所引波斯贝洛夫和沙丕洛两位同志所下的词类定义就是这样说的,龙果夫教授也这样主张(见上文)。这种主张也就是语言学大师沙赫马托夫(Шахматов)、谢尔巴(Щерба)、维诺格拉多夫(Виноградов)三位院士的主张。例如沙赫马托夫院士在《俄语句法》一书中强调指出:“词类的分别除了句法基础以外还有更深刻的基础,即语言的基础。”^③

① 龙果夫:《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原书第7—8页。译文见《中国语文》1955年1月号,与此译文稍有出入。

② 《苏联百科词典语法范畴》一条里这样说。《大百科全书语法》一条里也说:“语法范畴这个术语也用于另外意义上,指用一定的语法范畴作为特征的词类。”

③ 龙果夫:《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第9页引这一段话。

但是,在苏联,对这种主张也并不是没有人反对的。在1954年6月28—30日苏联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所召集的讨论各种不同类型的语言的词类的学术会议席上,语文科学候补博士沙拉德谢尼慈(Щарадзенидзе)同志和教育科学候补博士斯丕尔金(Спиркин)同志都主张词类只是纯粹的语法范畴,而不是词汇——语法的范畴。理由是:本来应该根据不同的原则,从词汇观点、形态观点与句法观点来观察所有的词的,现在如果这样去了解词类,就是把这些原则混为一谈了。科学院通信院士巴尔胡达洛夫(Бархударов)同志也说:“与其说词类由词汇——语法的范畴来规定,不如说是由纯粹的语法范畴来规定。”^①

我个人认为:如果不把词汇范畴和语法范畴对立起来,那么词汇——语法的范畴和语法范畴并不是不相容的东西;前者是补充后者的,而不是排斥后者的。我在后面将要谈到,词汇范畴和语法范畴正是密切相关的,把词类看成词汇——语法的范畴,是把问题看得更全面些。

4. 词类是由词义上的、句法上的和形态上的特征互相区别开来的。这一个说法和前一个说法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句法和形态是语法上的事,从词义、句法、形态上划分词类,也就是从词汇——语法的范畴上划分词类。值得注意的是:在一般俄语教科书中,总是教学生在辨别词类的时候要注意下面的三个因素:

1. 这个词有什么词汇意义;
2. 这个词是否变化,如何变化(形态问题);
3. 它是句子中的什么成分(句法问题)。

这种词类划分法显然是以词汇——语法范畴的理论做根据的。

现在谈一谈资产阶级语言学家对词类的看法,我只举马鲁梭 marouzeau 的《语言学术语词典》为例。马鲁梭在说明“词类”时说:

词类是传统语法所赖以分别语言的词的种类的一些范畴。或者依照基本意义来分类(如适宜于指称一种概念的叫做名词,适宜于指称一种性质的叫做形容词),或者依照它们在句子结构中的作用来分类(联系两项的叫做连词,限制动词的叫做副词),或者依照它们的构词方式和屈折方式等等。这些分类的原则,没有一个是具有绝对价值的(例如在副词、前置词、连词的中间,往往分不出清楚的界限来),因此,有时候,

^① 《语言学问题》杂志,1955年第一期,第165页。

在屈折语里,只好按照屈折形式分为三大类:1. 名词(有格变化的词);
2. 动词(有人称变化的词);3. 不变的词。

这一段话的大错误是不能分别看待不同的问题,以致嫌分类的原则没有绝对价值。实际上,实词和虚词是应该分别处理的。

我们认为,无论以词汇——语法的范畴为标准,或以单纯的语法范畴为标准,汉语都是有词类的。下面我们将从词义、形态、句法三方面来证明这一个事实。

三 词义和词类的关系

词义和词类的关系也就是概念和词类的关系,因为词是表示概念的。按理,谁也不能反对这种关系,因为词类如果离开了现实,就是离开了物质的基础。但是,有些语法学家太强调了形态方面,就倾向于否认词义和词类的关系。我们且先看看俄语语法学的奠基人罗蒙诺索夫(Ломоносов)对于这一问题是怎样教导我们的。在讨论实词词类的时候,他以为:“显而易见地,有两种东西存在着。第一种是被感觉的事物;第二种是那些事物的种种不同的行为”。他又以为:“名词是事物在语言中的反映”(按,俄语所谓名词包括形容词、数词等);“动词是行为的反映”。“因此,这些词永远意味着事物和行为;我们也就很有理由把它们叫做实义词(按即实词)”。罗蒙诺索夫同时根据这一个反映现实的理论观点去给前置词与连词下定义。他说:“前置词放在名词或动词的前面,表示事物和变化的隶属情况”;又说:“连词表示事物和见解之间的关系。”^①

维诺格拉多夫(Виноградов)院士认为:“罗蒙诺索夫的语言理论的唯物主义基础表现在关于实词词类的学说上”。^② 这一点非常重要,这表示着概念和词类的密切关系。假使我们简单地说“名词是指称事物的,动词是指称行为的”等等,虽然说得不够全面,但是并没有犯原则上的错误。正是在这一个基础上,连小学生也能判断“人”和“马”是名词,“走”和“跑”是动词。也正是在这一个基础上,就汉语来说,为了教科书的可接受性,用不着给词类

^① 引自《俄罗斯文学语言史参考资料》卷二,1951年苏联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出版,第205—206页。同时可参看波斯贝洛夫的《罗蒙诺索夫“俄语语法”关于词类的学说》,见《莫斯科大学公报》,1954年第一期,王力《中国语法理论》新版《自序》里有一段译文。

^② 同上书,第205页。

下一些太复杂的定义,只要抓住词类反映客观存在这一个要点就行了。

差不多每一部语法书对每一实词词类下定义的时候,都先指出这一点。谢尔巴院士主编的《俄语语法》做得更彻底,书中只凭词义的观点给予各个实词词类的定义:

表示事物的词类叫做名词;^①

表示事物特性的词类叫做形容词;^②

表示事物的数量或表示事物在计算时的顺序的词类,叫做数词;^③

表示事物的行为或状态的词类叫做动词;^④

表示行为的特性或行为在进行中的各种不同的状况的词类,叫做副词。^⑤

俄语的形态是那样复杂,而为每一词类下定义的时候,也可以只管词义方面。就汉语来说更可以这样做了。

我们也知道就屈折语来说,实词的词类是按照语法范畴来分的。但是,必须指出,语法范畴本身也就是以客观存在的物质和现象为基础的。沙赫马托夫院士在他的《俄语句法》里说:“一种语法范畴乃是和其他概念有关系的一种概念,这种概念是伴随着由词所表达的基本意义的”。^⑥例如俄语 *Дом* 它的基本的物质意义是“房子”再加上一个复数概念,至于 *Дом* 也是在基本的物质意义之上再加一个阳性概念,等等。

必须强调语法范畴的客观基础。名词之所以有数,是因为事物是有数量可言的;动词之所以有时,是因为行为是有时间性的;动词之所以有人称和数,那是因为要表示“行为者”是说话人、对话人或第三者,而且要表示“行为者”是单独的或不是单独的;形容词之所以和名词同具某些语法范畴,是因为“当人们想像人物的时候,同时想到他们的性质”^⑦。总之:一切语法范畴都可以从客观事物的属性中找根据。资产阶级语言学家过分强调了语法范畴与事实不符的一方面,就好像语法范畴是凭空杜撰出来的,和客观事物

① 谢尔巴院士主编,《俄语语法》卷一,1952年国家教育部出版,第51页。

② 同上,第90页。

③ 同上,第112页。

④ 同上,第127页。

⑤ 同上,第178页。

⑥ 沙赫马托夫,《俄语句法》,1941年,第420页。

⑦ 这是罗蒙诺索夫的意见,参看波斯贝洛夫教授的《罗蒙诺索夫“俄语语法”关于类词的学说》一文。